

国父孙中山病危时是谁起草的遗嘱！伟人毛泽东辞世时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！
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死后被锁在地下室过道！蒋介石遗体入殓时安放了哪四本书！
少帅张学良幽闭期间险些被处死！财神爷孔祥熙离开大陆到底带走多少钱

军政名人 的最后岁月

范小方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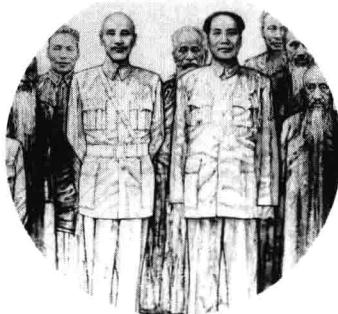
溯本清源
绝密档案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军政名人 的最后岁月

范小方 / 著



溯本清源 绝密档案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军政名人的最后岁月 / 范小方著.
— 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4.1
ISBN 978-7-5115-2394-5

I . ①军… II . ①范… III . ①军事人物 - 生平事迹 -
中国 - 现代 ②政治人物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现代 IV .
①K825.2②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7801 号

书 名：军政名人的最后岁月
作 者：范小方

出版人：董伟
责任编辑：程文静 郭晓飞
封面设计：金刚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邮政编码：100733
发行热线：(010)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邮购热线：(010)65369530
编辑热线：(010)65363530
网 址：www.peopledailypress.com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印 刷：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字 数：290 千字
印 张：21.25
印 次：2015 年 2 月 第 1 版 201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5-2394-5
定 价：45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



伟人毛泽东辞世时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

/ 1 /



周恩来临终召见成未解之谜

/ 13 /



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死后被锁在地下室过道

/ 24 /



李大钊死前告白大揭秘

/ 31 /



谁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

/ 38 /



总书记张闻天死前交的最后一次党费

/ 48 /



元帅彭德怀临终遗言令人落泪

/ 58 /

目 录

CONTENT



中央常务书记陶铸：死后遗体以化名被秘密处理

/ 69 /



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死在偏僻的小山村

/ 77 /



“一大”代表刘仁静与“中国托派”不得不说的故事

/ 88 /



王明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

/ 97 /



叛徒张国焘漂泊异国受冻死

/ 105 /



国父孙中山病危时是谁起草的遗嘱

/ 112 /



左派领袖廖仲恺出殡之日市民倾城而动

/ 122 /

目 录

CONTENT



蒋介石遗体入殓时安放了哪四本书

/ 130 /



军界元老何应钦反蒋反获蒋青睐真相

/ 141 /



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是自杀还是他杀

/ 149 /



财神爷孔祥熙离开大陆到底带走多少钱

/ 156 /



山西王阎锡山溃退台湾晚景凄凉

/ 163 /



政治红人陈布雷为何选择绝路

/ 170 /



党魁陈果夫被指应为国民党失败负责

/ 180 /

目 录

CONTENT



和谈代表章士钊为何成为毛泽东债主

/ 188 /



军事高参杨杰：身为国民党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

/ 198 /



抗日名将卫立煌亲共归国受礼遇

/ 206 /



大汉奸汪精卫的叛国投日不归路

/ 215 /



东北王张作霖：宁为草莽不为汉奸

/ 223 /



直系首领吴佩孚被日本人暗杀始末

/ 231 /



汤化龙喋血加拿大谜案

/ 240 /

目 录

CONTENT



东南王孙传芳血溅佛堂的十年恩怨

/ 246 /



北洋外长陆征祥：从国务总理到修道士

/ 254 /



少帅张学良幽闭期间险些被处死

/ 263 /



宋子文的葬礼上为何没有宋氏三姐妹

/ 278 /



“小委员长”陈诚一生反共，临终却不再提此

/ 290 /



“CC”掌门人陈立夫被谁誉为“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”

/ 303 /



伟人毛泽东辞世时说 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

1976年5月，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，头已经不能抬起，他的生命已快到了尽头。在最后的短短时日，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最伟大人物会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呢？

一、烈士暮年

1972年1月10日，北京城里冷风刺骨，寒气逼人，可是坐落在中南海南岸的一座小型室内游泳池内，却暖气盈盈，温馨如春，一池碧水，波澜不惊。午饭后，毛泽东照例来到这里，下水游泳。可是今天，他却忧心忡忡，兴趣索然，在水里只游了10分钟不到，便上来，披上一件睡衣，坐在躺椅上，望着碧蓝的池水出神。

从1月6日陈毅逝世的消息传来后，毛泽东就一直是心事重重，寝食不安。昨天，他看到中央政治局送来的文件，说定于今天下午2点举行陈毅同志追悼会，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。同时，文件对追悼会的规模及参加人员都做了严格控制，宋庆龄等民主党派人士及外宾都不能参加。

最使毛泽东反感的是由政治局拟定的那篇悼词，连头连尾仅只 600 字，而简历就占去了一半篇幅，他当时看了就不舒服，人都死了，我们几个字还如此吝惜。文件还说，为主席身体着想，主席可不必参加追悼会。毛泽东看完文件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一个晚上也没睡好觉，今天上午也总是心神不宁。

游泳池里温暖静谧，水静波平，而毛泽东的心里却不能平静，无边的浪涛齐向心头涌来……

1928 年 4 月 28 日，井冈山上也是春意盎然，毛泽东在何长工的陪同下，来到宁冈的龙江书院，远远地，看见一行人守候在那儿，见毛泽东来了，他们也快步迎来。何长工说：“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，左边是陈毅同志。”很快，走近了，毛泽东看清了，朱德，结实魁梧；陈毅，潇洒大度。他们伸出手来，紧紧握在一起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井冈山会师。那时，毛泽东 35 岁，朱德 41 岁，陈毅才 28 岁。从此，他们共同为中国革命奋斗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，长达半个世纪。可现在，自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林彪等人乘机迫害这些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战友，有的被打倒，有的被罢官，有的坐牢，有的逝世……想到这些，一种“对晚景，伤怀念远”之情在毛泽东心里油然升起。

工作人员怕毛泽东着凉，过来说：“主席，去休息吧！”毛泽东便站起来，在工作人员搀扶下，回到卧室，上床躺下。但毛泽东仍然睡不着，自从 1971 年“九一三”林彪事件发生后，他的心绪始终没有平静过，那个手捧语录本的最“亲密战友”实质上是最凶狠最歹毒的阴谋家、野心家，他为此感到极大的痛苦与失望。他甚至怀疑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自己在好多方面，是否搞错了，他被忧虑环绕，浮躁不安……

突然，毛泽东坐起来，对工作人员大声叫道：“调车，我要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。”毛泽东的决定让工作人员震惊，也同时驱散了他们心头的阴云，于是，他们分头行动起来。

毛泽东从床上起来，穿着睡衣就要走，工作人员劝他换衣服，固执的

毛泽东怎么也不肯换，他说当年与陈毅在井冈山时，就十分随便，没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，再说，现在时间紧迫，也来不及换衣服了。工作人员无法，只好在他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大衣，然后驱车来到八宝山。

得知毛泽东要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后，周恩来即通知有关方面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都能参加。于是宋庆龄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及一些老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。

整个追悼会，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，以致追悼会结束后，他仍然长久坐在会场，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和陈毅的遗像出神，还沉浸在对过去风雨同舟战争岁月的回忆中。最后，周恩来走过去，扶着他的胳膊，缓缓离开了会场。

在葬礼休息室里，毛泽东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，深情地说：“陈毅是个好人，是个好同志。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，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。”他还说：“林彪打倒了那么多的人，其实，好多都不是敌我矛盾，如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。”就是这句话，促成了后来邓小平的复出。

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，毛泽东采取一些具体措施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些错误予以制止和纠正。他亲自抓了干部政策落实的工作，认为这一工作十分重要，落实了干部政策，就可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。

1973年3月10日，在毛泽东的过问下，党中央做出决定，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

1973年12月，毛泽东在参加军委座谈会时讲话，提出要给罗瑞卿、杨成武、傅崇碧平反，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：“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，所以我犯了错误。”根据毛泽东指示，中央很快给这些同志平了反。

1974年，毛泽东又提出给贺龙平反，9月29日，中央发出《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》，并为贺龙同志开了追悼会。所有这些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

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时间的拖长，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有

所察觉。1974年7月17日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告诫江青说：“江青同志，你要注意呢！别人对你有意见，又不好当面对你讲，你也不知道。不要设两个工厂，一个叫钢铁工厂、一个叫帽子工厂，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。”还说：“你们要注意呢，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！”这就首先提出了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

1974年，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，他说：“无产阶级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已经8年了。现在，以安定为好。全党全军要团结。”并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。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，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阴状，诬陷周恩来、邓小平。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，他说：“反对周恩来，人民不会答应。”还告诫王洪文说：“你要注意江青，不要跟她搞在一起。”并再次强调：“总理还是总理。邓小平政治思想强，人才难得，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。”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，四届人大得以胜利召开，确定了以周恩来、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，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。

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毛泽东还以年近八旬的高龄，频繁地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由于林彪、江青等人的插手，外交工作受到“左”倾思想严重干扰，造成我国与一些国家关系紧张。毛泽东审时度势，及时对外交工作做出富于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，这些决策改变了中国，改变了世界。

1971年10月25日，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，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并将国民党集团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。

1972年2月，寒霜满地的时候，毛泽东在北京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。他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咱们的老朋友蒋介石总司令可不赞成这样啊！”一下子，气氛活跃了许多。坐下后，毛泽东又幽默地说：“你们民主党的腊斯克说我比希特勒还坏，一些人说你是右派，现在我们两个世界上最坏的人坐在了一起，我比较喜欢右派。”

毛泽东的话使尼克松完全轻松下来，他们谈了很多，也谈得很投机。

从中国谈到美国，谈到越南战争、中苏冲突等，无所不谈。会见结束时，毛泽东亲笔为尼克松写了一个含意隐晦的条幅送给他作为纪念，条幅上写着这样几句话：“老头坐凳，嫦娥奔月，走马观花。”坐在凳子上的“老头”指帝国主义，嫦娥奔月是卫星上天的迷人景象，走马观花则指尼克松草草观看了中国。

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结果，是中美双方于上海签订了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开始的《中美联合公报》。

在与尼克松会谈后仅仅半年时间，即 1972 年 9 月，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。当周恩来带着田中穿过外屋，来到毛泽东的安乐椅前时，毛泽东带着欢迎的笑容对他俩说：“你们吵完了？”不等回答又接着说，“吵一吵对你们有好处。”“我们谈得很愉快！”田中说。

“不打不成交嘛！”毛泽东一面说，一面请首相和总理落座。然后，毛泽东与田中愉快地交谈起来，他谈哲学，谈自己的父亲，谈中国的茅台酒等。当田中谈及日本的竞选活动时，毛泽东摇摇头说：“走上街搞竞选演讲可不简单。”他显然想起了五四时期他在长沙街头的演讲情景，便关照田中说，“上街演讲是件苦事，请保重身体呀！”

毛泽东与田中会谈的结果，是 9 月 29 日中日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，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，揭开了两国睦邻友好的新篇章。毛泽东还会见了不少国家的元首与政府首脑、政党负责人等外宾。他不顾身体逐年衰弱，依然努力工作。他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目的是要“反修防修”，克服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病，但这个革命越发展下去，他越是发现诸多问题。毛泽东对现状不满，充满忧虑，想尽力制止错误的发生发展，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在拼搏，还在奋斗，还在艰辛开拓与艰难地求索。

二、鼓角灯前

超负荷的工作，年龄上的逐年增大，以及精神上的苦痛与忧虑，毛泽东的身体遇到了来自疾病的挑战。本世纪初，青年毛泽东高唱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，何等的气壮山河，雄心万丈，可而今，霜雪已染发际，岁月不饶人啦。

自 1971 年冬，毛泽东就患有老年性疾病，如“大叶性肺炎”等，病时轻时重，困扰着他。1972 年，他突然发生休克，经抢救才得以度过危险。由于疾病的折磨，他已是四肢无力，步履艰难，听力也逐年下降，只是一颗雄心仍然不减当年。

1973 年，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，他站起来迎接客人以及坐下去，都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，谈话时，常有力地挥动手臂，使人根本感觉不到他已是 80 高龄的老人。当客人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，毛泽东对这位总理说：“我现在疾病缠身，跟上帝有约会。”威特兰十分敬仰地说：“您一直注意解决中国问题，现在，革命的未来已从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得到了保证。”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和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。”一种坦然与悲凉的心情跃然而出。

1974 年，毛泽东病情进一步加重，双腿出现浮肿，行走已不方便。他很少考虑自己的身体，却以很多精力去关心国家、关心人民、关心战友。这一年 6 月 1 日，周恩来因病住院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心中十分不安。他指示有关方面，一定要医好总理的病。

7 月 18 日，毛泽东到南方养病，先在武昌幽静的东湖住了一段时间。10 月 12 日，又来到湖南湘江之滨的长沙。在养病期间，他挂念战友，忧心国事，总是心神不安，对周恩来的病情，他始终记挂，多次问及，这使周恩来感动不已，于 11 月初写信给毛泽东，报告自己的病情说：“我的身体比 7 月 17 日见主席时好多了，只是弱了些，如果 12 月能开人大，定能吃

得消。”见了周恩来的信后，毛泽东才稍微宽了些心。1975年1月底，毛泽东在他身体略有好转后，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三湘四水，离开了这养育过他，留下过他的痛苦，也给予过他欢乐和成功的热土——湖南，回到北京，此后，他再也不可能回故乡了。

刚回到北京，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金日成，他再次重复了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估计：“我今年82岁了，快不行了，要靠你们了。”

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他不怕死，但他在将要走完人生道路的最后时刻，却无比留恋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人民，自己的亲人，伟人也有普通人一样深厚的情感。

对长期跟随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毛泽东有一种特殊感情。他感谢他们对自己的照料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，羡慕他们年轻，充满朝气，更羡慕他们好学、上进的精神。他喜欢和他们在一起，喜欢与他们谈古论今，告诉他们人生的艰辛。

女医生小李常在毛泽东病室里来来去去，为毛泽东看病、护理，她天真烂漫，像百灵鸟一样无忧无虑，工作认真，爱好学习，总爱向毛泽东问这问那。毛泽东像对自己的小孙女一样，喜欢同她谈论工作、学习、医学、哲学等问题。一段时间，小李忙于其他事务，没来病室，毛泽东就问：“小李子呢？怎么没见她？”

5月16日，小李来到毛泽东病床前，毛泽东十分高兴，看到年轻人，似乎自己也年轻了许多。他与小李天上地下谈了很多，末了，又伤感地说：“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，你要不来看我，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。”小李临走，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：“风云帐下奇儿在，鼓角灯前老泪多。”并解释说，“后面一句，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”说得小李也一阵心酸。

1975年夏天，北京气候炎热，毛泽东躺在床上也觉心中闷得慌，便要工作人员芦荻给他读王粲的《登楼赋》，王粲这篇赋写于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之前，当时他在荆州避难，一无建树，本想登楼望景以解忧愁，但勾起的却是长年流离、归乡无路、报国无门的浓愁深悲。文章沉郁悲凉，毛泽

东听后评价说：“这篇赋好，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做贡献的思想。”接着，毛泽东又发挥说，“人对自己的童年、自己的故乡、过去的朋侣，感情总是很深的，很难忘记的，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、怀念这些。”说完，毛泽东便陷入长久的沉思中，王粲的赋勾起了毛泽东思亲恋旧的无限情怀。

毛泽东忘不了他的湖南老家，韶山冲那青山绿树、村柳池塘，常常萦绕梦中，他忘不了严父慈母，也忘不了弟妹、乡亲，对青少年时的回忆总是给他带来很多乐趣。他常想起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，那湘江边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别离场面，至今还清晰地留在心海深处，“我失骄杨”的苦痛还时常袭击着他。由此他联想到现在的江青，他对她已是强烈的不满，曾说：“我倒是羡慕周恩来的婚姻。”他在给江青的信中痛心地说：“我年纪太大了，况且身体又很糟，你对我甚至没有表现一点儿关心。”愤怒之情，跃然纸上，老人的感情世界，从来是爱憎分明的。

转眼到了秋天，毛泽东望着窗外飘飘的落叶和潇潇的风雨，心中又是一番感慨。他让芦荻给他念庾信的《枯树赋》，开始，毛泽东静静地听着，面部没有任何表情，慢慢地，他也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：“此树婆娑，生意尽矣！至如白鹿贞松，青牛文梓，根底盘魄，山崖表里。桂何事而消亡，桐何为而半死？……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；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庾信的这篇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，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。毛泽东可没有这种失落感，他从赋中联想到当年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，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的青春时期，如今垂垂老矣，多少事还没有来得及做，国家还没富强，人民还不富裕，自己却不能再为之服务了，忧患殊深之外，又添老病无奈之情。

1975年的国庆节到了，外面欢庆的锣鼓声、音乐声幽幽入耳，毛泽东躺在床上，与工作人员孟锦谈起了贾谊的《鹏鸟赋》，他说这篇赋很好，自己已读了十几遍，“还想读，文章不长，可意境不俗。”毛泽东还向孟锦介绍了这篇赋的大概内容。

《鹏鸟赋》是贾谊被贬到长沙后，一天，一种鹏鸟飞进他的屋子，贾谊见后黯然神伤，因为这种鸟属不祥之鸟，便觉得自己活不长了，忧伤之下，写了这篇赋。文中列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，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，以说明“命不可说兮，孰知其报”，“天不可预虑兮，道不可预谋”的忧患，同时也表达了“万物变化兮，固无休息”，“化为异物兮，何足为患”的通达乐观心情。

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，他说：“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，人无百年寿，常怀千年忧，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，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。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，到头来，只是‘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’。”

10月21日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。基辛格见他气色不好，便关心地问起他的身体，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的头说：“这部分，正常，我能吃能睡。”接着又拍拍大腿说，“这部分不太好使，走路时有些站不住，另外，肺也有点毛病。”他顿了顿又说，“一句话，我的身体状况不好，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。”

在严重的疾病面前，毛泽东就是这样泰然自若，这样坦然，这样乐观，就像他年轻时所说的“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”一样；现在与病奋斗，也其乐无穷。诗人袁水拍曾问及他对“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”的理解，说不知是“松”从容，还是“云”从容，毛泽东在答复中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是‘云’从容，我喜欢乱云。”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，任何困难、危险是压不倒他的，他在疾病的无情折磨中，依然坚强地工作着、学习着、斗争着。

三、死而已

毛泽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，顽强地跨进了1976年。这一年的春节，毛泽东情绪很好，在工作人员陪同下，观看了电影《难忘的战斗》。但看着看着，他的情绪起了变化，电影中描述的共和国诞生前波澜壮阔的斗争，将